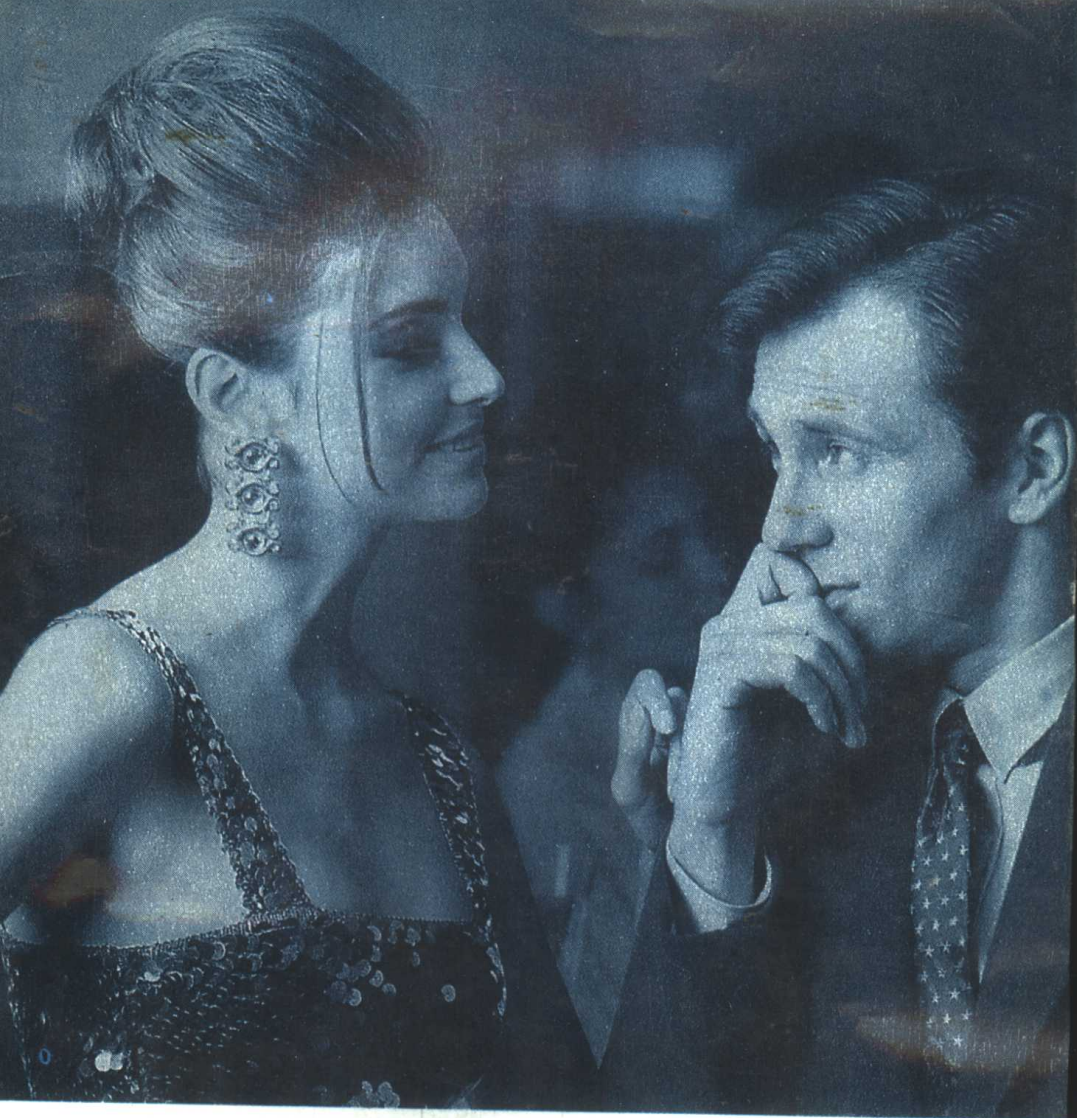




人 照 彩 光

[美] 苏珊·伊萨克斯 著

田晓冬 译

人 照 彩 光

[美] 苏珊·伊萨克斯 著
田 晓 冬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一月

光 彩 照 人

[美]苏珊·伊萨克斯 著

田 晓 冬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2.0625 字数: 270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27-080-7/I·46

定价: 6.50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是美国通俗小说女作家，以擅长描写人物心理活动著称；文笔细腻，语言风趣，颇受美国读者的欢迎。有些著作曾改编为电视剧，风靡一时。

本书主要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女秘书琳达·沃斯的动人故事。她虽然出身于贫贱家庭，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年轻美貌，聪明伶俐，才智过人。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关心时局，痛恨希特勒纳粹暴行，与其他追求享乐的女秘书相比，如同鹤立鸡群。琳达对自己的上司贝林格律师爱慕至深，但由于贝林格已婚，且出身于名门世家，她只能将爱情深埋心中。后贝林格因妻子另觅新欢，与其离异，遂主动接近琳达，并在琳达怀孕后被迫与其结婚。婚后，贝林格仍与前妻暗中来往，在一次幽会时被琳达撞见，两人的婚姻产生裂痕。

琳达发现贝林格并不真正爱她，为忘却爱情上挫折，主动到美国谍报机构“战略服务局”当秘书。琳达祖籍是德国犹太人，本人也会讲地道的柏林方言。出于对纳粹德国的仇恨，她自告奋勇要求孤身潜入柏林当谍员。在德国外交部一名反纳粹官员帮助下，她成功地扮成一名厨师，打入外交部英国处处长的家，窃取了大量机密情报。在一次窃取盟军登陆地点绝密情报的行动中，她暴露了身份。琳达不顾生命危险，首先将情报送出，然后设法逃走。她来到抵抗组织成员玛格丽特家中求助时，没想到她竟是一名叛徒。经过一番生

死搏斗，琳达打死了叛徒，她自己也受伤昏了过去。

战略情报局获悉琳达处于险境，局领导人爱德华·利兰亲自出马，扮成盖世太保将军，及时赶到现场，把琳达打扮成他的情妇，掩护她逃往瑞士。根据琳达的情报，盟国反谍人员将计就计，给德国间谍送去登陆的假情报，使纳粹陷入迷雾之中。

1940年，我虽然已经31岁，可还是个老处女。当时，全世界都等待着战争发生，而我却爱上了约翰·贝林格。

那一年，办公室竟成了一种令人迷恋的地方，这可真是妙不可言。自从速记问世以来，天天都有一些女秘书从写满弯弯曲曲的皮特曼速记符号的本子上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来，看着那正在口授“……因此，根据上述……”的男士，并突然感到正是他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永远的欢乐。

而我，琳达·沃斯，正是她们当中的一员——一个爱上了名牌大学高材生的，来自昆斯区的姑娘，一个手里整天拿着一枝2号黄铅笔的女秘书。

更糟的是，约翰·贝林格与典型的华尔街上的国际事务律师毫无相似之处，哪里像他们，一个个都长着一张比他们身上穿的灰西装显得还要灰的脸。说起来，如果一个姑娘最终能爱上那些乏味的灰脸男人，也毫不奇怪。世界上哪里还有比老处女的闺房更寂寞的地方呢？在夜深人静的闺房里，模样像些癞蛤蟆似的男人也能像被施了魔法般地变成貌似阿多尼斯的美少年，身着细条纹西装，热情奔放。

但是，约翰却无需这样深更半夜的魔法把自己变美。在律师事务所里，人人都开玩笑说自己怎么没能像疯子一样地爱上他？

“你这家伙真是铁石心肠，琳达，”总有一个姑娘会在吃午饭时这样打趣说，“要不，你怎么会对那双蓝眼睛无动于衷呢？它们蓝得呀，就像——”

“黎明的天空！”在餐桌的另一端不知是谁在喊。

“不，那双眼睛像一汪清澈的湖水……就是阴天里看见的那种，深浅莫测呀！”又有人插嘴说。

“得啦……他那双眼睛蓝得像三色紫罗兰^①。”另一个姑娘尖声尖气地喊道。

这时，我最要好的朋友格拉迪丝·斯莱德从餐桌的对面嚷道：“贝林格先生怎么能跟三色紫罗兰相提并论呢？”她的话音一落，所有姑娘都咯咯地笑起来。

有一回，格拉迪丝悄悄地对我说：“听着，琳达，你可别想蒙我。我最了解你为什么不想公开宣布爱上他了。你瞧他长得多迷人呀，简直就像金发的卡里·格兰特。”

“格拉迪丝，”我解释道。“当你一天到晚坐在这个人办公桌对面时，你就会发现他有多迷人了。他身上总有一种能让你着迷的气息，就跟那种狐臭味儿差不多吧。你懂我的意思吗？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的确，他是挺漂亮的，但你知道他那漂亮脸蛋儿后面是什么呢？”

“这就得靠你自己去发现了，”格拉迪斯哈哈笑了起来。

“我必须告诉你，”我说，“那种明知道自己很漂亮，而又故意利用这一点去算计别人的男人是最令人讨厌的。你知道，当你到了下午6点1刻，浑身累得像散了架，什么也不想再干的时候，而他却还有47封信要向你口授。因此，他会向你发出那种高达5千瓦热度的微笑，好像是要给你的生活带来一片光明似的，这就逼着你不得不继续为他干下去。可是你知道，爱干这种勾当的家伙不是……”

① 三色紫罗兰在美国俚语中的意思是“无丈夫气的男子”——译注

“不是什么？”

“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哎哟，你快别胡扯啦！”

“我说的是真的，格拉迪丝。而且，他长得也太白嫩了点儿。姑娘们长得白嫩点儿是没什么可说的。男人应该长得黑点儿。可是，你看他那双又大又蓝的眼睛。简直就像‘灰姑娘’里的王子。你没看见他那副模样，穿着一双绿色长筒袜和短裤，手里还拿着一只水晶鞋？”

“我的确看见过他穿绿色袜子……可他不穿绿色袜子的时候我也见过。”这种调皮话只能出自格拉迪丝的口。

“他的确具有王子般的魅力，”我说。“可是谁又需要这种魅力呢？只要他请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加班，我才不管他长得像什么呢。这是我的工作。但是他却想：哈！你看，她被我迷上啦，她也像所有其他姑娘一样，别想逃出我的手心。”我望着格拉迪丝的眼睛说：“你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打动过我的心吗？因为他是个带着女人气的男人，根本不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当然，我这是在说谎。但是，我却保住了自己心中爱情的秘密。作为他的秘书，我不愿使自己成为“约翰·贝林格崇拜者俱乐部”的名誉主席。我不想同那些姑娘们共同分享我对约翰所怀有的感情。这份感情太珍贵了，而且太与众不同了。

但是，我和那些来自布鲁克林、昆斯和布朗克斯的华尔街女秘书有什么不同呢？这些年我到底是怎样走过来的呢？故事还得从那一年讲起。

当美国终于参战时，其他乘地铁上班的女秘书们是以节

省黄油和往腿上涂抹化妆品代替穿丝袜的方式来同希特勒作战的，而我的作战方式却完全不同——那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真刀真枪的战斗。我最后竟打进纳粹的黑窝里去了。这就是我——琳达·沃斯。

人们不禁要问，我在战争年代所做的那些事是命运的安排吗？是因为我很有勇气吗？或者，是因为这一切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吗？或者像所有欧洲人一样，我也应尽到自己的责任？

现在，他们都说我是个英雄。但是，到底谁是英雄呢？谁是勇敢者呢？而谁又是吓破了胆的凡夫俗子呢？

我现在仍然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当我回首往事时，首先出现在我脑海里的，并不是那些能够向人们证明琳达干得多么出色的大事件。要说起这些大事件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有趣的是，当我回首往事时，首先想起的却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也就是我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的前一天。

那天早上，我把家里的那只凹痕斑斑的旧咖啡壶放在过滤器上，然后向窗外望去。一切都像往常一样：1月的天空灰蒙蒙的，里奇伍德住宅区的楼房像用硬纸板刻出来的一样，毫无生气。天上看不见随风飘荡的风信子，路边见不到变成红色的枫树叶，街上也没有玩滑板的顽童。邻居家的那只西班牙长耳狗“钱普”跑过来，在路边的圣诞树旁玩耍了一阵便跑掉了。脏乎乎的雪地上留下从树上落下来的彩色纸屑和它拉的一滩黄色粪便。

就是从我上班的46层大楼上眺望，曼哈顿也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令人毛骨耸然。我望着窗外狭窄的街道和使人

感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摩天大楼，心想纽约多像是一位鬓发灰白、疲倦已极的老者。

办公室里的散热器呜呜地响着，反复地将已经加热的空气再加热。我脸上觉得又热又红，嘴唇干得裂开了口子，一笑就疼。毛衣上也起了好多小球球。

但是，又有谁会来关心我呢？我所爱的那个人约翰·贝林格就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自然，他是不屑抬头看我一眼的。

“你敢肯定已经把孔斯塔特合同给我了吗？”他问道。我站起身来，放下速记簿和铅笔，绕过他的办公桌，站在他的椅子边上。在台灯的照耀下，他的头发闪烁着金黄、柔和的光。我想象着自己用手抚摸了一下。

难道这就是人们在收音机里所歌唱的那种魔幻般的时刻吗？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没有。但是，不管怎样，现在回想起来，在1940年1月的那个普通的一天，我的内心被爱情的阳光照得如此通亮，以至于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看见的一切，甚至包括约翰漂亮的黄头发里的那一根根颜色深浅不同的发丝。

“合同就在这儿，贝林格先生。”我用手指轻轻点了点那一摞文件，其中的一页纸随之进入了他的视线。

“噢，谢谢。”他停下了笔，然后抬头朝我笑了笑。“要是没有你怎么能行呢？你是这儿的最好的秘书，沃斯小姐。这你是知道的，是吗？”

我心里想道：这家伙真会说话，他能毫不费力地说个不停。我知道，他所说的那些话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但是你猜怎么着，我却把它当真了。

他拿起了合同，然后就不再理我了。这样，我就再也没

有理由站在他身旁了。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拿起了速记簿。

我现在还能想起自己当时像坐在聚光灯下一样。如果你仔细地看我一眼，你会觉得我很美，的确很美。假如你不仔细看，那我就是一副女秘书的模样。

但是，在某一方面，我可能的确是与众不同：我并不是那种只是在远远的地方对自己的上司表示崇拜的姑娘，永远做着对他可望而不可及的美梦。瞧，我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派；我真的感到自己应该得到约翰的爱。

他也许知道一首颂诗与一首十四行诗之间的差别，但是即使在当时，我也毫不怀疑自己能配得上他。如果不是因为命运中的一些曲折的话，你可能会在《纽约时报》上看到我们订婚的启事和我戴着珍珠项链的照片了。

曲折之一是，约翰的父亲一家离开德国的时间比我父亲一家早三四代人。因此，贝林格家族有足够的时间来改变德国人的生活习惯和他们的口音，变成真正的美国人。

曲折之二是，约翰·贝林格似乎不知道我是个大活人。喔，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是知道的。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不会让一个没有生命的女秘书呆在他的办公室里的。但是，尽管他总是那样富有魅力，总是露出两排又白又美的牙齿，冲着我笑，并对我眨眨眼睛，似乎在说：这句玩笑可只是说给你一个人听的呀，琳达——然而，他给我的却从来不比给簿记员或擦鞋童的更多。他对谁都报以相同的微笑。如此说来，我在他眼里与其说是一个活人，还不如说是一台打字机。

我不知道这是否也算是一种曲折，但是，约翰的确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一个真正的新教徒，而我只不过是半个美

国人而已。我母亲约翰斯通一家成为美国人已经有150年了。但是我的父亲恰恰是犹太人。就算约翰似乎不是那种抱有偏见的人，但是世界上又有多少人会因为你是犹太人而为你欢呼跳跃呢？华尔街的律师事务所是不雇佣犹太人女秘书的（更不要说雇佣犹太人律师了），因此，既然我长得不像犹太人，那么我为什么要主动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呢？因此，好几次有人问我：沃斯这个姓氏出自何处呀？我瞪着眼如实地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德国人的姓氏。的确，它就是德国人的姓氏嘛。

噢，最后一个曲折，约翰·贝林格已经有妻子了。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得到他的爱。

如果我上过大学，我们的交谈就会显露出各自的才华了。

如果我爷爷的爷爷路德维希——不管他是不是叫这个名字——是在1800年前后到曼哈顿来的，而不是一直呆在柏林一家肉店里摆弄那些鸡肉的话，那么献殷勤的就该是约翰，而不是我了。

如果约翰知道我内心里是在怎样想的，那么，他就一定会爱上我了。我敢肯定，他准会像我所要求的那样来吻我。他会站起身来，绕过办公桌走到我的座椅前面，把我拉起来，紧紧地将我搂在怀里。这时，我会隔着自己的裙子感到他那法兰绒裤子下面的一阵阵冲动。在我试图把他一把推开，以便不使他认为我是一个贱女人之前，他的双手会摸遍我的全身。

够了！我强迫着自己把这些想法扔到办公室外面去。

我几乎总是忙得要死，我无法让自己去做自己真的想要做的那种事：躲进一个没有房屋、没有树木的世界里去，那

里没有任何东西，只有我和约翰，这是一个充满着欲望的世界。但是说真的，用两种语言记录口授的文件和打字，并把成吨的文件整理成档案，已经使我无暇去作那种我俩在一起的美梦了。当你还有一时厚的合同需要用德文在半小时内将它们打印完毕时，你不可能有闲暇去想象他那强健有力的、毛茸茸的大腿在你的大腿之间磨来蹭去的情景，你是无法真正满足自己的情欲的。

另外，我在约翰身边时总是精神很紧张，很难放松下来去想这些心事。我感到紧张的是离他如此之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傻乎乎地说漏了嘴，让他知道我心中的秘密。我真会把事情弄糟并亲切地叫他“约翰”的。噢，上帝，差不多一个月前，我曾对他说“祝你圣诞快乐，贝林格先生。”可是我差点把这句话说成“我想亲吻你，祝你圣诞快乐。”我每每想到这件事，身上就一阵阵地颤抖。

他说：“我想今天就把寄往法兰克福的信发出去。我知道我请你做得太多了……”

“噢，没问题，贝林格先生。”

他又开始口授了，那双拿着合同书的手在他妻子亲自挑选的台灯照耀下发出白皙的光芒。台灯的灯座又长又白，就像漫游奇境的爱丽丝的脖子，只不过灯座顶部是一只灯泡而不是一个人头。

我的身体坐得更直了。如果说神经紧张还不足以排除那些没完没了的胡思乱想的话，那么，他的这间冰冷而摩登的办公室是会使你静下心来的。律师事务所里的人都用“摩登”二字来形容这间办公室。但是，由于他妻子这个人有点特别，因此人们的话说得总是彬彬有礼的：噢，多么高雅的品味呀！她亲自为他挑选了每一样东西。这些黑色家具多亮呀，

每当你从桌子上拿起一枝铅笔时，都会感到似乎桌子里面也有一只手在做同样的事。真是超摩登的室内布置。他的地毯和座椅是灰褐色的。四壁雪白，即使你在这里一连工作48个小时，也不会打瞌睡的。

就像她布置的这间办公室一样，南恩·贝林格也是那种不爱修饰的人。她脖子上从不戴项链。我只见过她两次，这两次她穿的都是那种极朴素但却极昂贵的连衣裙。这使她看起来有点冷漠，其实并非如此。一个像南恩那样高贵而聪明，年仅21岁的人是不会那样冷漠无情的。再说，她长得又是那样的漂亮。

约翰停止口授，然后清了清嗓子，说：“今天下午我有事不来办公室了，也许明天也来不了。”他的话听起来有点生硬，但这也许是因为他仍然在用德语说话的缘故吧；有时，他结束口授之后，老是忘了自己仍然在用德语讲话。

“我希望你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我交给你的所有工作。”他的口音真是好听极了！他在上法学院之前，曾在科隆和海德堡两所大学学习过3年。他说起德语来就像是歌德的亲兄弟似的。

我的口音可远不如他的好听。我的口音是从奶奶那里学来的地道的柏林口音。人们总是说，德语中的柏林土话就像英语中的伦敦土话一样。就我所知，他们说得很对的，但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一个讲伦敦土话的人。“你有什么特别需要我做的事吗？”我随便问了一句。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约翰回答道。“我知道我给你的工作太多了。”他笑的时候，眼睛迷成了一条缝，因此你无法看见他那美丽的蓝眼珠，但是他一笑起来便满面生辉；那笑容会使你觉得太阳般的温暖。

我一下子又换成用英语讲话了，我说英语跟说德语一样自如，但是说英语感到更舒服些。“是吗？没关系，贝林格先生。我将设法在周末以前把所有事情做完。”

我们又遇到好机会了。6个月前，律师事务所的事情不多。但是现在，我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作为华尔街最好的律师事务所，我们的客户也都是最好的：它们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和银行。但是在他们付给你报酬之前，你必须得为他们加倍工作。由于约翰是他们在欧洲利益的法律代表，因此他们都想让他多做97倍的工作。

“如果你能干完的话，那真是好极了，”他用英语说道。“噢，我忘了。利兰先生今天下午想借用你。他有封信要寄往德国。你可以自己把它翻译出来，然后寄出去就行了。你能干好这件事而又不恨我吗？”

“能，贝林格先生。”

“而且还照样能在星期五完成工作吗？”

“没问题。”

“太好了！”他抬头望着我。“沃斯小姐……”

他停顿片刻，可能在想他还要让我做些什么。我无所谓，等着他说出来。就在他想别的事的当儿，我仔细地看了看他。他的嘴微张着。多么漂亮的嘴啊！完全不像那些浅薄、自私的人。那嘴唇十分丰满，但又不过分。他要是能俯在我身上就好了，用他的脸摩挲着我的脸，然后把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然后——”

“沃斯小姐。”

“嗯，先生？”

“谢谢，你现在可以回到你的办公桌上去了。”

我的梦幻世界就像那些欧洲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一分钟前，它们还是那么美丽，一分钟后，它们便被毁灭了。

在这种时刻，理智可能会对你说，听着，你想的这一切根本就不能算是爱情，不过是一种迷恋，一种很平常的情感。难道不是吗？你这个来自昆斯的姑娘啊，聪明是够聪明的，但是你配得上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现任《哥伦比亚法律评论》杂志总编辑的约翰·贝林格先生吗？这是多么异想天开的事呀。你真是太有意思了。一个女秘书竟白日做梦似地“爱”上一个结了婚的男人。

是的，这也许真的是异想天开，但是，正像我一次又一次对自己说的那样：嘿，这的确是爱情！尽管乍一看并不像。自从他从法学院毕业后，我已经和他在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国际部相处近10年了。

即使在10年前，我和姑娘们在一起就曾谈论过约翰。我曾对她们说，他真是漂亮得出奇，很像一位年轻的电影明星。他同其他三名年轻律师共用一名女秘书。当他要用德文写信时，总是自己动手去写。

当时，我才21岁，给一位名叫路易斯·特雷西的中级律师当秘书。9年后，也就是1939年7月4日这一天，路易斯·特雷西在乡村俱乐部打完高尔夫球后，跟他的妻子一起去酒吧喝酒。当他喝到第三杯“罗伯·罗伊”酒时，突然心脏病发作，一头从座椅上栽下来，死了。此后不到一个星期，才华横溢的约翰便继承了路易斯的职务、他的公文包、薪水和我。

一开始，我看了看约翰，心想：又是一孔漂亮的面孔。事实上，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面孔。我能跟他处好。更妙

的是，他口授的速度慢得像蜗牛爬，至少不会出错——不会让我用打字机一遍又一遍地重打。约翰·贝林格会是一个好上司。我会爱上他吗？不知别人怎样，反正我是不会的。

但是在一个1月的下午，当时天暗得像一块黑色的天鹅绒，我瞥了一眼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他，突然感到，他真是美极了，美得无与伦比。

应该承认，在他那迷人但却冷漠的外表之下，燃烧着激情的熊熊烈焰。这一点我是过了一阵子才感受到的。那天下午，看着他轻快地翻动着一份法律备忘录，我突然发现自己爱上他了。

不幸的是，从他一干完工作便飞快地跑出办公室的那副样子看，约翰·贝林格太太也像我一样地爱他。她总是在等待他，她爱他的一举一动。

有一天，希特勒给他的将军们发出一份又一份电报；墨索里尼一次又一次地发脾气；张伯伦长时间地来回踱步。而律师事务所的女秘书们则像往常一样吃她们的午饭。毕竟，这是在美国。

像以往任何一天一样，一到11点半，高级律师们便溜溜达达地去各自的俱乐部了。11点40分，年轻的律师助手们弄清楚电梯里再不会碰见他们的上司之后，便发了疯似地朝饭馆跑去。5分钟后，有大学学历的姑娘们便踮着脚尖，悄悄地走进茶室。在那里，她们可以见到来自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女同学，然后便开始谈论那些她们永远也谈不完的话题，像昨晚演出的舒伯特交响乐如何如何啦，谁是普林斯顿真正有名望的人啦，等等。

在她们刚刚离开办公室两秒钟后，普通女秘书也蜂拥似